疑獄集

全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疑獄集序

贈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撰

天有獄星易有訟卦獄訟之事何代無之自樸資淳偽時移事變畫圖圓者反同兒戲畫衣冠者豈異君臨雀角鼠牙訟端競起猪豕豨豆變獄常多鄭公散帝之裳終朝聽訟崔烈銅鑄之鎮歷歲衛寬其或位掌銓衡時當鹽鹺國章難紊人命非輕大較在正直公請謹慎審察金科不濫丹章無枉三數見設勿受櫟陽之賂四知自勵無留留邑之金[illegible]不及[illegible]失入莫如失出是以寬不疑之平反[illegible]增[illegible]于國之冤仁高門[illegible]一則冤[illegible]一則[illegible]

259337

陰功豈惟直史見哉抑亦清名垂後若是罪深明白
證款合符始付四推同豫仲之面熱未施五辟如魏
淮之體青然正行刑亦無輿論則有人同冤枉理其
狐疑按兩辭而兩辭未明審五聽而五聽難辨刑書
不載莫評共娶之由冤許互陳何察斷纖之倖若非
珠圓不滯鑑照難逃豈於一時遽察二理得不沉思
靜慮考古證今剖其毫末之疑於厥神明之譽疑五
依我幕一佐憲臺皆當飄動之司累致冤誣之獄官
卑責重智淺道孤常慮差之毫釐則必罹乎悔吝未
嘗不潔誠齋戒祈獲祐于上窮貌意與無思有得於
遂古每稽故實以導瀾蒙有所開心即將鑿隆因成

編紀以示文遊庶將博古之功或有起予之益但求事類不備古今後有見聞亦可附續因名之曰疑獄集

附續疑獄集序

男將仕郎太子中允和㠓述

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是知古之聖賢慎茲獄訟念一成而不變審五聽以求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俾無枉濫以召和平在上者既能盡心居下者得以措手其來尚矣可畧言焉先相國魯公

晝夜朝夕曉宵

晷昧旦暮晨昏

旬望晦朔晴曀

明暗交宣浹作

風雨霜露氷雪

霰雹煙霞雲霧

雷電霹靂虹霓
霖旱氣候改易
陰陽相代歲年
成歷青黃赤白
碧綠玄黑朱翠
紅紫輝映旅色

嘗按自古以來有詞訟難究情寔得情者著録於寛
一卷留於篋笥小子嶸得遺編而謹讀竊先謂之丁
寧盖將以開悟後人流傳永世足使後之有智聽訟
而不敢因循酷吏斂威決獄而皆思平允則國家之
政理為鄉士之指南仁人之言其利甚溥況當聖世
詎可乎沉嶸從自天關纂名官塗結綬三任親民於
劇邑二年作吏於秋曹每窮聞訟之源益蒐精詳之
理因敢討尋載籍附續家編與滿百條勤成三軸上一
卷先相因編纂中下二卷小子嶸附續文作序
述識有愧於不才刑清政平冀小裨於大化

疑獄集卷上 〔和凝第一至二十九危 疑獄事二十九件〕

猪灰驗夫

張舉吳人也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不勝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果伏罪

爭絲鞭絲

宋傅季珪為山陰令有賣糖賣針二姥爭一團絲詣之季珪掛絲於柱鞭之有小鐵屑乃罰賣糖者後有爭雞者季珪問雞早何食一云粟一云豆殺雞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

萬億能察字畫初知算數

可達天覆地載乾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
能察字畫初知筭數可達天
覆地載乾坤分位東西南北
上下中外左右前後邊隅裏
內日月照臨星辰森列春夏
秋冬溫涼寒熱輪轉環迴次
第時節晝夜朝夕曉曾

嗘樹豆為妖判吾家者邪人搏煞神明

斷繩盜聽

前漢時市一人持繩入市還廁以繩披籬上後一人盜取乾薑因授與繩一頭兩廂爭因別所爭云是我繩大守薛宣字貢君呼騎吏斷繩各與一半使進聽之一回君之恩繩主乃稱冤不已宣知其狀捕問乃伏

出風俗通

沐枕誤殺

前秦苻堅時守樽林善斷獄董豐遊學三年而還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獄引問豐曰汝初得不有惟及下問否豐曰初發家馬入水而起自

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中又馬左向濕並者言與獄訟達二沐避二枕既至妻具沐夜授豈枕憶並青言遂不從妻乃自沐枕而寢韶曰周易坎爲水水爲离离為馬馬北渡從北而南從坎之离三爻同變离爲中女坎爲中男左向而濕水也左水右為馮字兩日昌字其為昌殺之不有馮昌乎左右曰東莞有馮昌遂詰昌昌具服與豈妻通謀密沐枕為驗誤中婦人

屎燥辨枉

吳廢帝孫亮字子明嘗暑月遊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黄門素怨藏吏乃以鼠屎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即呼吏吏持蜜器入

旦暮晨昏旬望晦朔晴曀明暗

交宣迭風雨霜露凍雪霰

雹烟霞雲霧雷電霹靂虹

霓

覺問日鬼甚之權也夏之業綠有非門非官成[illegible]
國今更守華日被章被目思守都不與壽回欲赤[illegible]
[illegible]若如耳乃令致鼠象鼠奈吳日耆貧象先生室中
淸內好條謂本內錄青乃非之耳永具高門大祿
散謂發道
北耆盤敵王派由會洲洲史有一人役由出來靈與
充恥至會洲界以及[illegible]會一人為律連直[illegible]
及瞬去明洲告洲波乃命法石及有實合數市直淑
不限其豪。主見而識之推數迷香變用刺[illegible]以
有人欲盜黑半上有向它長史章道章讀人參[illegible]之
眼目使君產論洲日觀兼如神告真此[illegible]黃赤[illegible]中

亮問曰既蓋之復漉覆之無緣有此黃門非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覓官席不與亮曰必爲此也易知耳乃令破鼠屎燥亮笑曰若鼠屎先在蜜中當内外俱濕今内燥者乃枉之耳於是黃門伏罪

散脯獲盜

北齊彭城王浟爲滄洲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洲界以足疾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朝告州浟乃命左右及府寮令散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而識之推獲盜者還定州刺史又有人被盜黑牛上有白毛長史韋道達謂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洲日擒姦如神若獲此賊實爲神矣

波乃詐爲上府市皮倍酬其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
盜又有老母姓王獨種菜三畝數被盜眞波令人密
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認之獲賊

取兒察情

前漢時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懷妊其長姒亦
懷妊胎傷匿之弟婦生男奪取以爲己子論爭三年
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乃使娣姒競取之旣而
俱至長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而情甚悽
愴霸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有所傷
此事審矣長姒乃伏罪

孽皮知主

山川溪澗峯巒
丘岸巖嶺林泉
洞谷池淵郊野
澤藪田原畦畝
水氿[illegible]塵決石

泥土海島江湖
汀洲渚浦潮浪
波濤連接縹緲
草木鳥獸各有
名號芝蘭萱菊
薯蕷苜蓿牡丹

後漢李惠任雍州刺史曾有負鹽負薪者爭一羊皮各言籍背之物惠謂州吏曰此羊皮可拷知主群下默然惠因令置羊皮於席上以杖擊之見少許鹽屑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

不哀疑殺

莊遵為揚州刺史曾巡行部內忽聞哭聲不哀而懼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蠅集尸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因知此婦與人共殺其夫也即按其罪

撫因疑詐

後魏高謙之字道讓為河陰令先是囊盛瓦礫作金

以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捕之讓之乃枷一囚立
於馬市紿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中私議
者有人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兒卒察悲

後魏李崇為揚州刺史縣民苟泰有子三歲失之
後見在趙奉伯家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
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忽遣吏謂曰兒已暴
卒可出奔喪泰聞之悲不自勝奉伯嗟嘆而已殊無
痛意遂以兒還泰奉伯果伏誣妄之罪

馬殺僕妾

唐則天朝或誣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勅侍御史張行

岌案之其告者先攜崔宣家妾乃誣云宣有妾將發
其謀宣殺之投屍于洛水行岌案略無其狀則天怒
令重案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寬縱之
耶我令俊臣案鞫汝當勿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
俊臣陛下委臣必須實狀若順旨妄族平人豈法官
所守臣以為陛下試臣耳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狀
殺其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其妾如何自雪行岌不
成則令俊臣推鞫汝勿悔也行岌懼爲逼宣家訪妾
宣再從弟思競乃於中朝南北多致縑帛募匿妾者
數日略無所聞而宣家每竊議事則獄中告者輒知
之思競揣宣家有同謀者乃詐謂宣妻曰須絹三百

匹崔使殺告者語吖遂侵晨微服伺於書匱側其匱家有館客姓舒務州人言行無鈌爲宣所信任同於子弟思兢頻見館客至臺避門人以通告者首謎稱云崔家僮人刺我請以聞臺出驚懼思兢素重館客館客不知其疑也思兢害隨館客至天津橋乃罵曰若隨崔宣必因汝同謀何恐自宣汝幸出崔家妻還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計不然殺汝必矣館客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妻宣乃得免餘伏其罪

向慈覺宗

唐穆宗年則天監國畢竣事恩湖州佐史江琛取刺

芍藥薔薇躑躅

芭蕉菖蒲篁竹

葦蘆蓮荷蘋藻

藤葛藍蓼蔘朮

苔蘚蓬艾藜莧

歷代

盘古

鴻濛
混沌

竊裴光制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光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盡不能決奉勅令差能推事人勘之當見寶奏曰張楚金可乃令勘之又不移前款楚金憂悶仰臥向窗日影透窗向日看之其字皆補葺作之平看則不覺向日即見之因集州縣官吏索一椀水令琛取書投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奉勅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賜楚金絹一百匹

覘語獲殺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迸妻歸寧有魏州三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

逖其刁却納賄中正等不知所以也至明店人擬正等拔刁血甚狼籍因禁正等拷訊苦毒皆自誣上獄之差御史蔣常復推至則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焉人數不足故散唯留一老嫗年八十已上日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即記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使人作何推勘如是三日所問皆此人常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一人餘皆放散問之具伏云與遊妻姦殺遊有實妻之敕賜常綵二百匹遷侍御史

歷代

盤古 鴻濛混沌 鶉居 茹毛飲迎 衣皮食實 橧巢庐 禪通循蜚 于〻裸虫蠢〻生於太荒

天皇

地皇

人皇

有巢

燧人

伏羲

蛇身 龍師 驪圖 風姓 宛丘 絙桑為瑟 六書 教佃漁 木德 人首

龍紀 犧帝 木德 陳宮 歲成紀 斲桐為琴 八卦 儷皮

炎帝 火德

牛首 嘗藥 赭鞭 日中市 人身 火師

耒茶 穗書 曲阜 始教耕 石年

黃帝 大德

有熊国 雲師 玄娘書 坂泉 用戈 姬水 襄城迷路 華胥夢 風沙 烏號弓

大鴻氏 電樞 青靈 中冀 絕書 涿野 崆峒問道 嶰谷篁 羊婼 龍咽角

青丘 埋楔 鈞天樂 大章 作舟車 生于壽丘 作甲子 算數 指佞草

昇湖 騎竜 指南車 葬喬山 有星官 作蓋天 律呂 咸池樂

刑法 吉五帝畫

少昊 姓己

大 鳥紀官 母嫘祖 金德

皇娥歌 黃帝子。 衣冠異章服以為儀

母皇娥 歌曰天 夜靜當軒織 知璇宮

清 曠 浩茫茫 萬象無薄化 塗

陽 望 滄

唐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有部人王恭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琎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直十千已上恭還乃索牛舅曰牸牛二頭已死秖還四頭老牸餘並非汝所生拒諱不肯還恭忿之訴于令子子雲令送恭付獄禁令收追盜牛賊李琎琎惶怖而至縣子雲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家內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恭頭立南牆下琎急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恭布衫琎驚曰此是外甥也子雲曰若是則當還牛更欲何語琎默然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琎五頭餘並還恭一縣伏其明察

送婆善語

唐張松壽任長安縣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賊奉勅下十日内須獲如違限令甚峻松壽至行劫處檢蹤見一老姥樹下賣食亞以從騎馱來入縣供酒食經三日還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等看有人共姥語者即捉來果有一人來問明府若為推勘即捉以布衫籠頭送縣一問伏款并贓並獲時人以為神明

覘寡擒奸

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傑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

婦曰無賴不順於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來取兒是因使人覘其後寡婦與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堅執如初時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嘗爲兒所制故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寡婦却以將來棺盛之

此彈辨罪

吳志孫權長子登字子高立爲太子嘗出有彈丸飛過令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請捶之登不聽使求前所過彈丸比之不類遂釋之

善走非盜

莫州有一老母遇劫冒盜行人爲母逐之擒盜反誣行人爲盜日暮母及路人莫知所爲苻融曰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眞盜也盜服罪其發姦擿伏如神蓋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以爲盜若善走則初不被行人所獲以此側之善走者是擒逐之人也

狀異誅誣

唐高祖舉義師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在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平關中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讎耶亦爲天下耶若爲天下未得

禮不可以内字月令篇

呼天地而有天地之理人君而行人君之道順時令而使草木榮華者不内之義也發倉廩而以黎民得生者不内之義也内字之義子於禮記月令篇得之矣噫王者與天地同德而雖君萬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也四海之内咸仰其德如大旱之望雲霓則王者發政施仁之惠有似乎天之生成之德矣邦州之内咸被其化如草木之沾雨露則居上憫下之心無異乎天之涵濡之功矣

晉而兼三年赦有一十乙亥入[illegible]

陳吉字少則[illegible]帝時陳留[illegible]

先生集錄

[illegible]

殺靖乃捨之及爲岐州刺史或有人希聖旨告靖謀反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謂曰李靖叛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叛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告事者乃以別狀與御史御史驗其狀與原狀不同即日還京以聞高祖高祖大驚御史具以狀奏請得不坐罪告事者伏誅 失御史名

老生無影

邢吉字少卿漢宣帝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而無子祇有一女已適人其妻已卒翁又娶一妻

後室一子後翁死其妻育其子數年前妻女欲奪財
物乃証後母所生非我父之子郡縣不能斷聞於臺
省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
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均衣單衣諸小兒不寒唯老
人之子變色又令與諸兒立於日中唯老人之子無
影遂斷財物歸於後母之子前妻女反誣母之罪
戮非選子
黄霸魏人也字次翁漢宣帝時為丞相燕代之間有
三男共娶一女生二子及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
臺請黄霸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
三男其子還母

累色首罪

魏護軍營士竇禮出不還營以為沒其妻盈氏及男女詣廷尉高柔曰爾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妻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因追索子文色動應對失節於是叩頭首殺禮之罪

學書獲謗

魏國淵字子尼為魏郡太守正直無私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甚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其書本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勅功曹曰此郡少學問者今就師求能書者與受業因令作牋比方其書有似謗書者收問因伏其罪

妻少殺夫

魏志胡質字文德爲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爲人所殺求賊未得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悉集比居少年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其情若乃首殺顯之罪

誤射從誤

宋何承天爲行軍參軍時鄢陵縣吏陳滿射鳥誤中其師雖不傷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

三歲刑冤不傷平

盜練釋疑

魏志司馬芝字子華爲大理正有盜官練者置廁中吏以疑女工收付獄芝曰夫刑罰之失失在苛暴今先得贓物後訊其辭若不勝楚掠或至誣服則無致冤濫大理善之遷甘陵太守

詐喪罪妄

晉商仲堪爲荊州牧有桂陽黃欽生二女親沒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義悖逆所不忍言固當棄市今欽生父實終沒此是有大妄之過宜遂活之

歎誘首盜

吳志陳表字文奧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時有盜官物者數人唯將施明掠搒甚酷僅死無辭廷尉以奏聞權以表能得士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求情實表乃去其桎梏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心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權奇之欲全其名遂釋明誅其黨明乃感表累行致位為將軍

娱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

疑獄集卷中　續疑獄二十至五十九　疑獄事二十一件

縛奴諜婢　將仕郎守大子中允和　㠓　附續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煑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良久乃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四十餘事録奏勑令長安萬年捉不良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策略請喚舍人家奴選少年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及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内已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撿之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他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

前議不分生金被[illegible]之至一字[illegible]

人以為以言見在[illegible]

未可[illegible]人家[illegible]

從王者三[illegible]人布法[illegible]主四人問[illegible]

不違不定[illegible]

十餘事疏表[illegible]令[illegible]

不可王意[illegible]

衆論合事[illegible]一衣[illegible]

晉中書舍人[illegible]王下[illegible]

雜[illegible]將[illegible]

凌[illegible]

打壞關之婢及提從高嚴並在其中詰問乃是提從高嚴共殺馬奴藏之奉勅斬於東市

姝屍易

近代有人因行商廻見其妻為姦盜所殺但不見其首支體具存既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聞之遂執婿入官丞行加誣云爾殺吾女獄吏嚴其鞭捶莫得自明洎不任其苦乃自誣殺人僉狀既成皆以為不謬郡主委諸從事從事疑而不斷謂使君曰某濫塵幕席誠宜竭節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復生苟或錯于與刑其能追悔乎必請緩而窮之且為夫之情孰忍殺其妻縱有隙而害之必作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

託異三　必不存疑而甚言其理甚明使君許其誠識從事乃將開其第寺作提單橫擇討存修此繫看細而動之初始以酒食湯沐就戶轉垣不使洩于外結後編令封內三條行人各供近來疾與人事宜隨遺遺多少去甚文狀既而面語之曰汝等與人家墨書課有可疑之事乎有一人曰某於一豪家墨書見云埋却女子五更初擔頭昇過內器其間極輕有似無物見座於其坊遷遺鞭之果獲一女子骨紋復得音鞫其鬼令俘繫當驗詞云非其也遂被豪家鞫之豪家以罪而具款乃是殺一婢于酒首而葬之以竟易此夜家之婦私室書函之東十斷金葉市閭巷王堂

後母藏子

唐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
遂私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狀聞奏奉敕
推詰極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縣詰之
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宿不知姓名
因勒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人覺之執送與縣
尉王璥令并其子引就房推問不伏璥先令一人於
案褥下伏聽令一人走報云長史喚璥鎖房門而去
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璥至開門案下
之人亦起子母大驚並伏其罪

鎔鑄明金

唐李沂公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馬蹄金一
甕漢書武帝詔云往者[illegible]黃金鑄麟趾褭蹄以協瑞焉蓋鑄金象[illegible]之形[illegible]民間
劾之里民送於縣署訟縣將置府庫宰邑者慮公藏主
守不嚴因使置其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
為土塊矣甕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
易莫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駭然云宰計換之亦遣
掠就款其事里社咸共證為宰易為衆所共莫能
自明既而遷鞫遂以易金伏罪雖詞款具[illegible]未
窮隱用之所獲金收[illegible]償以利辭或云藏於糞
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紛枉法結成其獄以案聞上門

濟公覽之意稍悟而因稱逆寃標抹語歎劃書刊座
賓客咸共驚歎時文相國洪亦在座中訖首肯然所
對濟公目之數四曰寧已昔作判官頗雅乎文祖云
與之無素濟公曰聞役之罪何不逮之此素白禁號
此章有狂叟當詳之濟公曰以人之枉據明若是者
狂曾別有所見非判官幾許情偽者曰諸臣保終矣
辨中探事乃今聞慧閒待士二百五十餘塊譜其初
覆者則本質在爲遂於刑譯書金鎔鑄與塊式狀精
等既成始評其平已及三百斤諸其質最大方二寸
矣以巨件評至機擔計其大數非二人以上擔可舉
刑其用之踏之時在巳社沒然主有情文章

邑者遂獲倩雲泝公歎伏無已出[illegible]談錄

戴屍塡感

後漢周紆字文通爲邵陵候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於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中有稻草乃密問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曰外頗有疑吾與死人共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拷問具服不殺人但取道邊死人自後莫敢犯之

盗銀沉水

唐閻濟美之鎮江南也有舟人傳載商價之貨時有

賈客所載甚繁，碎其間有銀十錠，密隱之於貨中。舟人潛窺之，伺其下岸，乃盜之，沉於泊船之所。船夜發至于鎮所縣，聞餘發，乃失其銀，遂執船夫而不捨。鄰者摘之以見公。公曰：客載之家，貨物皆然也。問曰：船上有何物？曰：搜索皆無。公曰：昨夜宿何所？曰：去此百里蒲文中。公令武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公密謂武士曰：必是舟人盜之，沉於江中矣。爾可令程師沉鉤而鉤之，其物必在。若獲之，必受吾賞。乃依公命，鉤而引之，銀在篋中，封署猶全，而獻于公。公勘之，舟者立承，乃伏法。

遺釗全子

前漢時沛郡有富家公貲二十餘萬有子纔數歲失其母又無親屬有一女不賢公病困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大守司空何武得其辭因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不當以劍與之乎夫劍者亦所以決斷限年十五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劍當關州縣或能明證得以伸理此凡庸何能用慮深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兒曰弊女惡壻溫飽十歲

亦以奉侯其是論者乃服其無枉適

貧民代盜

後唐同光年故晉師孔相循以邦計戴職權吏門
軍郡事長垣縣有四盜巨有財產及獄所賂挽則四
貧民耳時都虞侯姓韓者則樞密鄭崇韜之僚婿也
與推吏暨獄典等同議鍛成其獄都不訊鞫但以四
貧民以代四巨盜款成而上孔公斷令棄市錯者
親慮之則又卒無一言命領就法將過蕭牆四屢回
首向聽顧之公察之疑其情未究即復召問曰爾數
次回顧得非枉耶令吏卒縷詢之稍得其情對曰寃
枉適何不言曰適引問之時蓋獄吏高其枷尾遂不

得言也請去左右因而細述公曰得非虛否對曰求則已死之人豈啻延聯息之生耶即命移於州讞俾郡主簿鞫之自韓已下凡受賂近數十人計贓約七千緡則并按而推之具款而吐韓即使人馳告于學韶崇韶移書於公公不諾即俱伏法四人籍沒畫像用答孔公德

客隨得奸

晉陸雲字士龍為浚儀令人有被殺而不獲賊者雲錄其妻無所問遣出密令吏隨之曰有一男子與語便縛來果得之云與妻謀殺之

不哀有奸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其夫者也
或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
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哀而懼
是以知其有姦也出獨異志

詐賊飲牛

唐張元濟為武陽令以惠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
與光鄭封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生
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本縣累政不能決其人
詣武陽質於元濟元濟曰爾自有令長何至此也其
人垂泣不肯退具言所以元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
布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

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數恐被連及指其所許牛曰此是女壻家牛非我所知元濟發家諸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又書道途一老母種葱者結菴守之元濟謂母曰但去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告令老母如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元濟悉召葱地左右居人果某元濟呼前立聽之果得盜葱者

同謀酖母

唐杜亞字次公鎮維揚日有僧鄔之巨富者鄔指僮僕婢於王侯之家父王未甚福[illegible]在素之不以道其續意不勝後稍解因元日上壽於母并賜齒於子

子受之獄歸與酒有毒投之於地地墳乃詢其母曰以酖殺人上天何祐母擗膺曰天乎天乎明鑑在上何當厚誣雖死不伏職者執之至公府公問曰爾上母壽酒從何來曰長婦親爵而致也又問曰母賜觴從何來亦曰長婦之親爵也又問曰長婦何人曰即此子之妻也公曰爾婦親爵毒因婦起豈可誣其夫乎乃分於廳鞫劾之由是夫妻同誅欲害其母公得情皆令伏法

益夫為奸

齊乃婦頒鎮寘陽日里俗妻有外情乃託病云醫者所傳膏粱之夫須得獵犬肉食之必差謂其夫曰今日

之病在君少愈可以致一犬為妻鬣之得而食之死
者無恨夫曰吾家無犬何所得之妻曰東鄰有犬每
來盜物君可擊而屠之夫曰諾乃依妻言鬣之獻肉
於妻妻食之餘乃留之於筐笥夫出命鄰告之遂聞
於公云盜犬而殺國有常刑乃擒論犬者鞫之立辜
其迷妻之所欲也公曰斯乃妻有他姦蹤去於法耳
乃劾之具得妻之情款與外人誣夫之罪特留之公
乃處妻死姦情者俱付法其夫釋之

樂舉擒盜

唐呂元膺字景夫之鎮岳陽因出遊覽且乃登高阜瞰
原野忽見有喪轝者駐之於道左男子五人皆衰服

而隨之公曰遠葬則狀近葬則當此姦黨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木中皆兵刃乃擒之公詰其情對曰某盜賊也欲謀過江掠貨是以假喪舉使渡者不疑公令鞫之更有同徒者數十輩已於彼岸期集亦擒之俱令付法

旅死殺財

唐韋皐之鎮劍南日鄉俗之弊有逆旅停止賈客有貨殖萬餘者因病而殂之旅辛隱侵財貨十隱其亡八因茲多致富盛公密知之有北客蘇迸家富蜀[illegible]因商販於蜀川得病留衣而卒以狀於公公按驗其[illegible]居主為其文字總適三分公乃究尋經[illegible]

勘於里胥簿書異同遂劾於司庖者立欲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張二十餘人悉命付法由是鉏南無横死之咨

倉吏分涪

唐韋丹字文明之鎮江西也有倉吏主掌十年數盈五十萬斛因覆量欠負三千石公憫之曰斯吏也主掌十餘年計欠三千石必不自取而費也必為權要者所須乃卽令搜索家私文案驗之果得用名曆具在因諭於諸吏曰爾等恃以威權取索於倉吏吏之闕也豈獨倍塡又將代爾之罪今各據其所得限一月納足則捨爾罪群吏頓首曰君侯以至明察下吏

之辜姦等准法合當刑責僞造重罪則倍塡不根矣
既足更擇頭而歸

換靴告賊

北齊太保任城王湝領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行人引妻換其靴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而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曰有乘馬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非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靴引妻向妻家也捕而獲之

能察盜驢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於街中

見此之曰彼賊住賊下驢來即藏伏入隱何以知之
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常行之也見人則引驢遠
過怯也以此知之故下索者順驢去尋蹤而至皆如
其言

括字伏詐

唐張鷟字文成為河陽尉有人言呂元偽作倉
督馮忱書盜糶倉粟追元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斷鷟
取呂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彼書即注云是
不是即注云非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先決五
十又括詐偽馮忱書上一字以問之註曰是及去括
乃詐書也元於是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并鞍

失之三日訪不獲詣縣告鷟推勘急夜放驢出
而藏其鞍可直五千文鷟曰此可以知也不令
秣飼持去轡放之驢尋向餵處乃令搜其家其鞍
於草積下得之人伏其計智

盜馬燎寒

晉書曹攄字顏遠為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
天大雨雪宮門夜中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
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
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又嘗為臨淄令
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
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有誣告婦殺姑官為考

鞫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吏當斷適値擴到知其冤更加鞫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

誘愚積財

唐崔顥鎮湖南時有惡少爲妻日久鄕吏不能容乃言髡鉗依佛教爲備隸假託焚修之功化於龔黃設幻惑誘賺愚鈍積財萬計唯造有爲之像十分隱其五六以爲私積屬公之下車也懼其事露乃自投牒詣府呈曰某發願三年修成今功畢請髡鉗散俗公問曰爾教化三年所得財物數何曰旋得旋用不計其數公曰費用者幾何曰三千貫其不爲異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必有隱欺之意乃錮之仍勸按其書

積有妻奴滿堂珍奇田宅貨約以千計出其妝財士苦於從士乃劾其矯妾之計立券斷令有諸財物並施與貧下

疑獄集卷中

疑獄集卷中

光舜亭年日孔

子畫多珦傳

疑獄集卷下 自第五十一至第六十四 凡疑獄事二十四件

將仕郎守太子中允和 㠓 附續

認方知賊

唐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稍殊於其販之伍泊船於江岸次有高門中見一姫年二十餘艷態妖容殊不避人得以縱其目逆少年乘便言曰某黄昏當詣宅矣亦無難色頷之微哂而已既黄昏暝果啓扉伺之此子未及赴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即突入姫即欣然而就之盜乃謂見擒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其家亦未知覺商客之子旋至纔入其戶即踐其血汰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

長恨歌

漢王重色思傾国

帝下又詰之也齊人以罪囚來其妻人以五百回其
宜一鲁最後來千指合去信忘乃讚曰此非
數下一日來早今詰赤諸人皆從本自而去
今留以赤踰而言者主乃命取人皆曰以錢人之日
宣發者疑非以事令曰今日已與可聖日而至乃合
主乃下令曰吉日大會合境處丁宜其子弟以從
此次當不許以人其家以子納于祈主以合已也
美貌[illegible]陰愛取[illegible]是人遣及祈以圖室論[illegible]為室貞
數次從於主謀[illegible]上書人云非日有女將試二
一家雖姓朱即己行百餘皇其嫁二十三王學業
之間皇立之[illegible]之門之者人[illegible]

之聞逞血之聲奔已又聞之有人卧遂經差出登船
一衣解維比明已行百餘里其家跡其血至江岸遂
陳狀訟於主者窮詰岸上居人云某日有某客船一
隻來泊經發即差人追及械於圄室掠拷備至具實
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子納于府主乃屠子也府
主乃下令曰某日大會合境苞丁宜集于毬場以候
宰殺者既集乃傳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而至乃各
令留子於廚而去府主乃命取入詰子以殺人之子
撥下一口來早各令詣衙請子諸人皆認本子而去
唯一屠最後來不肯持子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
某子又詰之此何人子耶曰此是某人之子耳乃問其

所居之處命捕之則已竄矣於是乃以他囚合處死
者以代商人之子俟夜斃之於市竄者之家日夕潛
令人伺之既斃其假者因不一兩夕果歸家即擒之
具首殺人之狀遂寘于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杖背
而已君子謂彭城公察獄可謂明矣

偷寶出藏

唐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合兩石餘直黃
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爲盜所將矣公
主言之天后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
得盜罪長史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獲賊
當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如不擒先死吏

幸將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無名相與請至縣游徼白尉曰得盜者來兼無名遽進至縣尉問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卒何謂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擿伏有名每有盜者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遭廢先聞之故是誠庶解圍冀時書得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長吏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吾當復生矣請述其由無名曰請君聞于天后長吏由是奏之天后召而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願賚臣取賊無限月且寬府縣管吏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亦不過

數日矣天后許之無名計吏卒約日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縗絰相隨出赴入北邙者可躡而報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曰諸胡何向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即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剖棺視之棺中盡皆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曰汝用何策而得此賊耶對曰非有他計但識盗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已見即知是賊但不知其葬處今清明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既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

迎塚客相視而笑喜墓無所傷迺詣告陛下追從府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矣天佑曰善哉賜金帛遷秩二等

越訴譎繒

唐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陵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繼僞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二農比莊俱以豐叢而貲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以[illegible]卷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章顯驗且言來歲齎本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財贖契先納八百千緡第捻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因隣宿且

侍通家因不徵納賄之文約則日費鉅三逐為府
隣不認且以無保證又無簿籍終為所拒京隣以從
訴于縣縣為追勘無以證明肇邑謂曰誠爾爾要其
如官中所賴者契券無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于州
州不能理京隣不勝其憤遂發江陵之善聽訟者乃
越江而南訴于趙寔禮寔謂曰縣政甚卑且復逾境
何計奉璽東隣則冤泣曰至此不復得理無由自滌
也和曰第止罷者汝試為爾思之經營百前曰計就矣
爾果不畏否則又曰愚敢辱誣和曰識如是言則當
為實淺乃召捕賊之幹者與謀某某臨至淮陰日有
冤江者業勘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某業應者名姓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形狀俱以西灣指之請楷送至此先是獄治條法唯持羽戳江無得藏匿追蹤至彼見擒以還然自恃無跡未甚知懼至則跪于庭下和厲聲謂曰幸藉織自活何為冠江因則朝叫凌隨目孩譜之夫未嘗有措和又曰誣盜甚具娃氏樂善或言偽而堅則血膚取實因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和又曰所盜率多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宜當者汝等錯舍之產以辨之因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皆不虞東鄰之趨盜也乃言稻若干斛莊人某人入者細綃若干匹家織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贈貽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造成者和字大喜即辞窨其事謂曰汝果非盜江者何

故諱東鄰所贖八百千緡遂引詐鄰令其偶證於是懟懼灰色祈死廳下趙令持往本主擒付契書然後寘之法矣

假銀匱盜

漢慕容彥超善捕盜為鄆帥日有利息庫在州中遣吏主之有人將白金二鋌質錢十萬與之既去而驗之乃假銀也彥超知其事召主庫吏密令出榜虛稱庫被盜賊竊所質白金等財物令備償錢五萬貫召知情人收捉元賊不數日果有人來贖銀者執之伏罪人伏其智又嘗有獻新櫻桃彥超令付主者收之俄而為給役人盜食之主者白於彥超彥超呼給役

叔芝

文之數而爲[illegible]人[illegible]身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計入[illegible]不[illegible]日[illegible]人[illegible]
六[illegible]盡[illegible]白金[illegible]今[illegible]
二[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主之[illegible]入[illegible]二[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二[illegible]
[illegible]百千[illegible]其[illegible]

人倫安慰之曰汝等豈敢盜吾所食之物蓋主者
執耳勿懷憂懼可各賜以酒度起潛令左右入藜蘆
散於酒中既飲之立皆嘔吐則新櫻在焉於是伏罪

隱金令摸

唐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
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沒却金若干兩引證前數
輩皆遞相交割文籍在焉衆辭皆指以新授代者隱
而用之且其初交領分兩既明及交承之日即不見
其金鞫成具獄伏罪明然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
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
晨之際公疑其未盡也以意撫之訊人乃具實以聞

白居寺僧者與於知事前後主之者若干年已來空
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群衆以其孤立不押輩流
欲棄此■擠排之因流蕩不勝其冤公乃憫而惻之
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吾將得之矣乃立促召兜
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寺處遣坐兜子門類於壁揩
擇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摸前後交付下次金形
狀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各摸不同公怒令劾前
數輩等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殺夫誣叔

莊遵初為長安令後遷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陵
女子與人殺其夫其叔覺乃共赴賊女子乃以血塗

叔因大呼曰奈何欲愛於我而殺其兄僮即告官官司拷掠其叔大過因而自誣其罪尋遷察之方謂吏曰叔為大逆違實若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竊於嫂壁下聽之其夜奸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且取實證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即擒之送獄叔遂獲免

鐵佛能言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華村僧院有鐵佛像一軀可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旦或云鐵佛能語其徒衆稱讚聞於鄉縣士庶雲集施利填委或聞佛語似垂教誡將鎮中府時高祖鎮鄴莫測其事命衙將尚謙賚香供

養設齋呈驗其事後命言發其妖偽有三傳張轄諸
與尚謙偕行詰其妖狀乃與之偕往由是睹與縣鎮
卒分圍其僧院盡遣院僧赴道場張轄洛開僧房見
有穴道可入穴行至鐵佛座下乃徊謂尚謙曰果得
妖狀矣乃令謙立於佛前轄却由穴入佛空身中厲
聲遂說僧過便令擒縛取其魁首數人上聞就戮
之張轄奏授長河縣主簿以酬獎之

繰車驗絲

王蜀時其下從朝鮮下好貨有許宗裔者分符於節
判守蘇端曾與劍州民有致冠者燈下識認暴客追
獲吉遺補更無所獲之所收贓惟絲約紬欲驗主言

是本物其賊不禁拷捶遂伏其罪因而送州獄倫引
慶緒因詐言絲絇結繞不是家物與被盜主遞相辭
訟宗裔促命取兩家繰絲車又各責絇繞來諳驗公
復問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對開絇繞是
杏核與因款同仍以絲絇安於車軸量其長短大小
亦是因家本物即被劫主有妄認之過遂補支杖拷
決之擧指顧之間乃雪冤枉

誣子不孝

晉安重榮之鎮常州日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
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
母詬詈執劍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繼母也因咄出

自後射一箭而數聞者莫不增枝由是境内以爲稱明之政

爭餌合秤

漢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饊散者今饊餅也於都市與一村民相逢擊落饊散皆碎村民苦塡認五十个賣者堅稱三百餘枚因致喧爭巡者領赴太守太守引問無證明太守鞫吏買饊散一枚秤知分兩都秤碎者總折卒見元數其賣主承伏匿詐之罪村民獲雪衆爲神明之政

夫死不哀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晉公登萬歲樓宴方酣置

哭不悦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曰在某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為神因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鄭子產曰夫人之於其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哭不哀而懼是知有姦也

義子分財

晉張希崇鎮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的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

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布崇嘏於詳斷云文在已離學死不至雖稱假子逾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稱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伏其明斷

秦死車裂

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之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殊絕齊王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以徇於市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蘇秦者果出齊王因而誅之出春秋後語

盜主訟牛

南梁顧憲之為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兩俱認之不能制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知本主所居盜者伏罪

錢若水忠厚之德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録事參軍鞫之録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弃屍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助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搒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失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録事詣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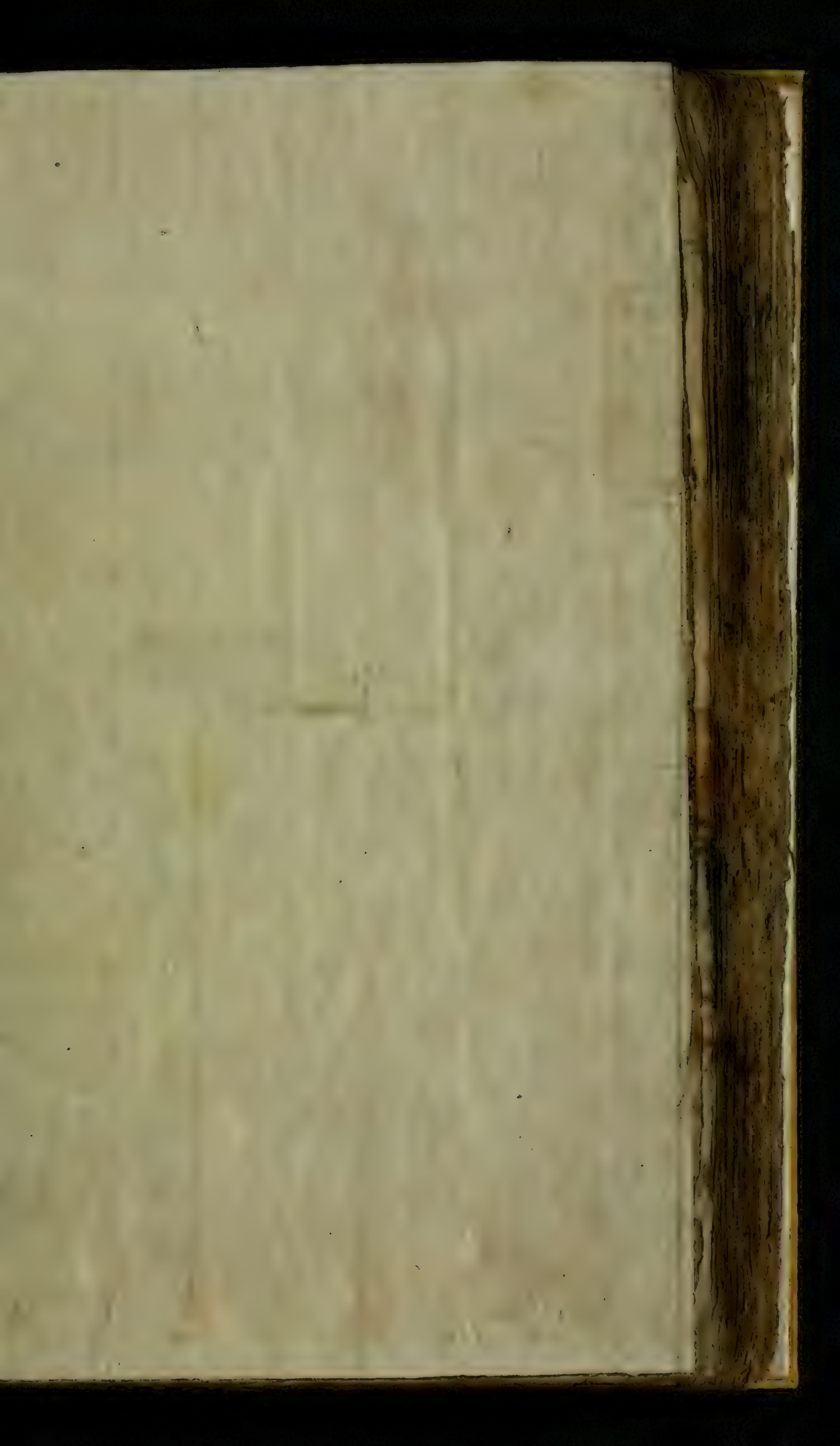
聽詈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詈之且訽曰
知州素愚之不能得上下皆從之若水一旦詣州庭
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使人訪求其女奴今得
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乃
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
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
富民父子皆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君之賜
族其滅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
水廳若水閉門拒之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
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
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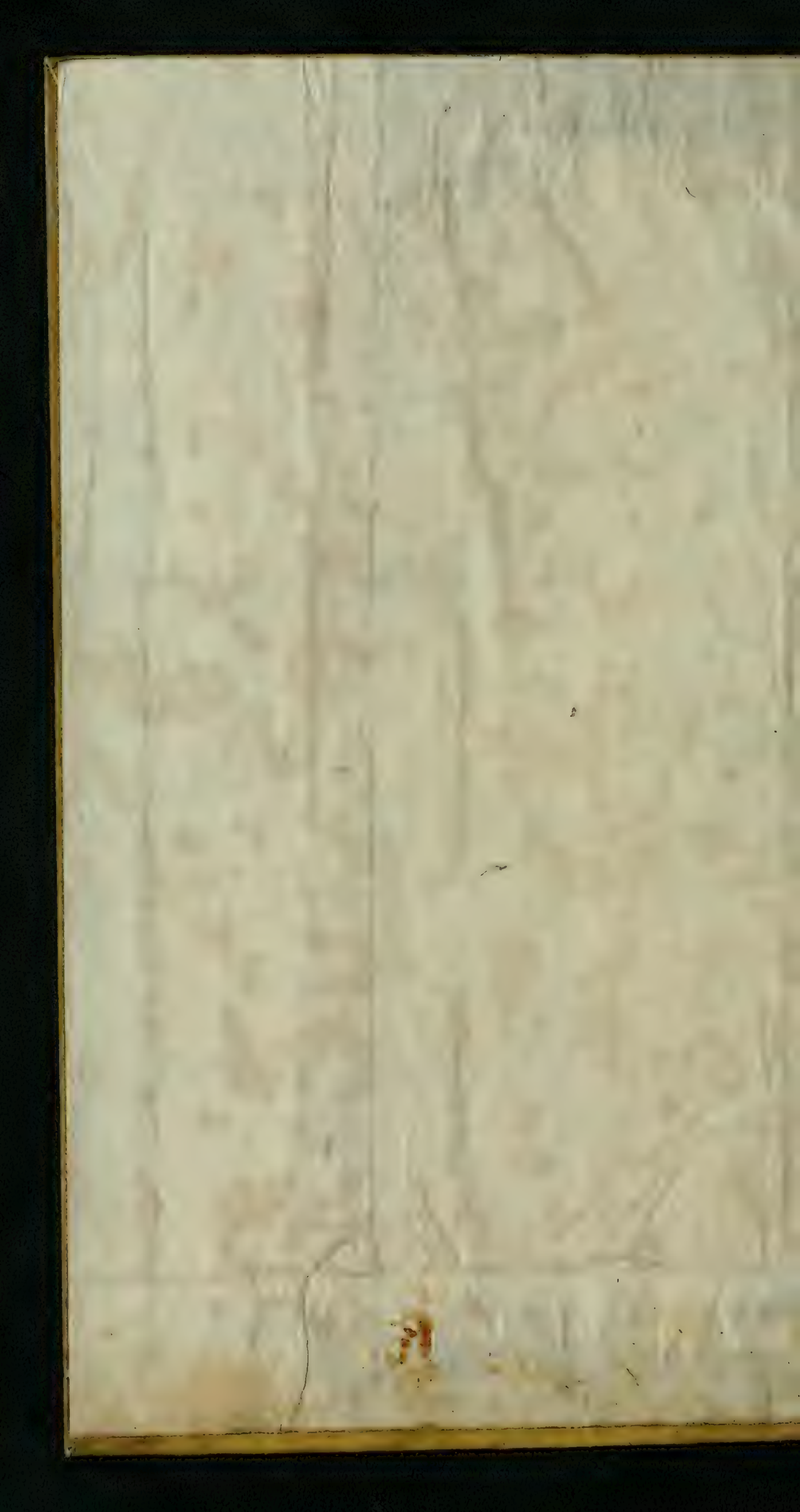
曰若不但未然事之人不究其論功過其非心也已
朝廷若以此微物求功固置疑之何捷非知詞數
賬曰如此尤不可忍也命錄語者不即現諸者求
曰獄情難知倘有過誤何謝也或者亦恐非稽古
未發尤宜聞之驟加進摧不半載為大制一等中第
樞密副使

辨僧誣叔

宋丞相向敏中守常之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民
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
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
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主人亡

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誘婦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墮其中贓在井傍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但言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之曰昨日已杖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illegible]吏曰府已誤決此獄[illegible]





鎔

2

擒奸、比彈釋罪、善走非盜、狀畏誅逃、老生
無影、戮非還子、客色首罪、学書獲謗、妻犬
殺夫、誣射從誣、盜練釋疑、詐喪罪妻、歐誘
首盜、
中卷自第三十至五十一凡疑獄事二十一件 縛奴
賤婢、娣屍易後母藏子、鎔鑄明金、戴屍
撫戚、盜銀沉水、遺釵金子、貧民代盜、窃隨
得奸、不衰有奸、詐賊敢牛、同謀酖母、盜犬
為奸、喪舉擒盜、旅死欺財、倉久分谷、換靴
告賊、能案盜驢、括字伏詐、盜馬燒塞、誘愚

No.
(20×10)
(서울문구사 인쇄)

1

疑獄集 卷之上中下 和㠓 撰

贈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㠓撰

上一卷은先相國編纂이고中下二卷는小子㠓의附續한文字이다 父作子述 誠有愧於不才刑清政平冀小裨於大化、

上卷自第一至二十九凡疑獄事二十九件 猪灰驗夫、爭縑鞭絲、斷纏追聽、沐枕誤殺、菜熒辨柱、散脯獲盜、取兒審情、擊皮知主、不哀疑殺、枷囚疑詐、兒卒審悲、爲殺境妻、向窓覺字、覘誌獲殺、詐賊還半、送母等誌、峴寡



文宗王十二年戊戌에忠州牧에서刊行되었다
(西紀로는一千零五十八年) 檢驗決獄에際하여
參考된本이다 我朝에들어와서도太宗十八年
戊戌에重刊되었음은此이로보아 高麗朝의裁
判에必要한醫學으로안다 主로本書에依存되었
으리라고 推察한다
本書上中下一冊을筆者가是所藏하고있다 此本
이太宗十八年에刊行된本이다

高麗史刑典及 朝鮮醫學史의疾病史에所在

續載、

下卷自第五十二至第七十四是疑獄事二十四件.

認子知賊、愉寶出藏、趙訴詐續、假銀虛道、隱金令摸、殺夫誣叔、鐵佛能言、繅車驗績、訟子不孝、爭錨合拜、夫死不哀、義子分財、奏死車裂、盜主誣訟牛 錢若水忠厚之德、辨僞誣叔、 以上八條가 수이되였다

高麗朝의 刑法은 大概 唐律에서 採用하고 參酌해서 時宜이를 使用한 것이다 法醫学關係書로서는 是疑獄集에서 대개 出한 것 같다 高麗國